

荀子

四



荀子卷第七

福陽陳禮中藏書

性理

卷七

惊

注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

人主

者天下之利勢也

勢之最利者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

安也大榮也積美之原也

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

有國不及如無國

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

綦謂窮極之時

齊湣

宋獻是也

湣與閔同齊閔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閔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與此不同

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

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必將之道守之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慎擇之

仁人之

所務白也

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行挈提舉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行之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

操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操

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操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

義不殺無罪落

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然如石之固也

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

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

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

法者則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賛刑之類也

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

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

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

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

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

箸之言語

以義箸於言語謂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所論說皆明義也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

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

今亦以天下之顯

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

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

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

如是則

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

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曰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及今若以顯諸

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

也

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

湯以毫武王以鄗

皆百里之地也

毫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極盡濟也

武王成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

也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但未能至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

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

刑

賞已諾信乎天下矣

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

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

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

不欺也要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

謂若伐原命三

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

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

與相

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爲己利之比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

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

綦亦當爲基也

雖末

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

曰策命晉侯爲伯也

非本政教也

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

非

致隆高也

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

非綦文理也

言其驗雜未極

條非服人之心也

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所向唯在方略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

也

鄉方略

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

審勞佚

審以佚待勞之術也

謹

畜積

謹嚴畜積不妄耗費

脩戰備

齷然上下相信而

天下莫之敢當也

齷齒相迎也齷然上下相向之貌齷士角反

故齊

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其彊能危中國

無它故

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

荀子第七

四

龍昌

之故能挈國以呼功利

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

利也

功役使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

張開

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

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

曰寇將至之比

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

謂若楚靈

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

人之有

有土地貨財也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

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

下析也

離析

如是則敵國輕之

不得人心故輕之也

與國

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

其極者則滅亡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也。齊閔王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

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

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

爲務

縣縣不絕貌引讀爲韌韌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

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

故彊南足以破楚

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

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訃秦北足以敗燕

史記閔王三十年與韓魏共

攻秦至函谷軍焉。

中足以舉宋

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

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

而身死

國亡爲天下大戮

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爲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

是無它

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

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

所處也錯
讀爲措

不可

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歲則塞

不可不善
爲擇道路

而導達之歲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

所以爲之善擇

彼國錯者非

封焉之謂也

非受之茅土然後爲安一
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
曰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

何法之道誰

子之與也

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
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奔道

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

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

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

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

爲之則亦亡

荅辭也道皆與導同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

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

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

不以積久之法持之

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

也

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坦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改王改行也

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

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

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

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

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
言壽促也厭讀爲蜃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鄭注云
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蜃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

曰援夫千歲之信

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

千歲之信士矣

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必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固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

荀子第十

七

余秀

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

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獨也

君不可獨治也然則

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

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

是者彊

若燕昭樂毅也

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

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

者危削

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

綦之而亡

宋獻之比

國

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

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

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

巨

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辟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

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

故曰粹而

王駭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粹全也若舜舉臯陶

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駭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堅毅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

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

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

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

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

日月之光明逸詩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

謂也爲爲禮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

夫人之

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

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

有具

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

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

有治辨彊固之道焉

有讀爲又辨分別事

若是則怡愉

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

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

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

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

得於治國

之中樂並音落

閭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

患不可勝校也

計校

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

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

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

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於乎

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以上之說

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知

其道守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積日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

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

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

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

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

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姦詐也

是夫人主之職

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

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

事任垂

衣裳不下簾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

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

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

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

百畝一夫之守事業

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

今以一人兼聽

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

今以一人

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橈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大有天下小

有一國

天子諸侯

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賴

莫甚焉

耗謂精神竭悴顛頓也

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

天子易執業

藏獲奴婢也方言云荆淮海岱之間罵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勢業權執

事業

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

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

墨子之說也

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

論德使能而官施之

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

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

傳

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

勸士大夫分職而聽

聽其
政治

建國諸侯之君

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

總領也議其所統之政

陝以西郡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之也

則天子共己而已

共讀爲恭或
讀爲拱垂拱

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

若如此
也出若

也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

禮法之大分也

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

於人主之知之也

所患人主不知小國
可以取天下之道也

取天下者

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非謂他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

道足以壹人而已矣

其道足以齊壹人
故天下歸之也

彼其人

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

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

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

下之賢士矣

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

其官職事

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

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

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

人矣

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

賢士一

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

具謂俱爲用也

故百里之地足

以竭執矣

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

致忠信

箸仁義足以竭人矣

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

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

兩者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一人之謂也

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螽門者善服射者也

螽門即螽蒙學射於羿

之蟲音逢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

羿螽蒙善射故射者服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

善御者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

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

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

已於服人矣

王者之功盡此也

故人主欲得善射射

遠中微則莫若羿螽門矣

射及遠中細微之物

欲得

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

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
彊國故制之者也

其用知甚簡

用智慮
至少也

其爲事

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
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

明君以任賢爲
寶愚者以任賢

爲難也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

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

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

重多也
直用反

合天下而君

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

謝與園
榭同

圍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

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

禮之所與
制如此其

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

制度以陳政令以挾

挾讀爲
浹洽也

官人

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要政令之要約也禮
記曰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

四方之國有侈離

之德則必滅

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

名聲若日月功

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

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

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

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

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

間隙也或讀爲閑

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

同願兼而有之羈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

孫

羈牢未詳羈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羈讀如以薅荼蓼之薅牢與漢書丘嫂轍釜之轍義同皆修理幹運之意也

人苟不

狂惑魑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

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

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

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

人主

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

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譏

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

起

還復

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

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

言矣

可以察如此之言也

揚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

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揚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第

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頤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

此亦

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

衢涂

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

嗚呼哀哉君人

者千歲而不覺也

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

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

士無國而不有罰士

國語曰罰士無伍罰女無家章昭曰病也無行而罰周禮以嘉

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

無國而不有愚民無國而不有惡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愚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

上一而

王下一而亡

一謂令行也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

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毫武王以鄗鄗與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闢也桀紂即序於

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

即序於有天下

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

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

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不以豪末

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故下之親

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

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

愛敬其上

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

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

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
天子共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
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

而稱用

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

使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

是用挾於萬物

人徒謂胥徒給僕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

十八

熊良定

夾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

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

子之前

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

故君人者

立隆政本朝而當

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

所使要百事

者誠仁人也

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

則身佚而國治

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

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

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

君者之樞機也

樞機在得賢相人
君當爲君人也

故能當一人

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

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

說論之中

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既當也當皆丁浪反

既當一人則身有何

勞而爲

而爲皆語助也

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

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

公旦卑者五伯

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

齊桓公閨門

之內懸樂奢泰游玩抗之脩

懸簾簾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

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

天下不謂之脩飾也

然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

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要守在任賢也

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

智者知任賢之君也

舍

是而孰足爲也

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

故古之人

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

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

喪其

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

上知音智

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

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

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守多謂自任主事者也事煩則狂

亂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

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

謹謂守行無越思

各謹其

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

矣

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

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

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閒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

主道治近

不治遠

人主之道如此

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

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

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

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旣能治近

又務治遠旣能治明又務見幽旣能當一

又務正百

當丁浪反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

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

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悖者也

悖

辟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

詳

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

主好要則百事

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力不及故荒也

君者論一相

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

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

相者論

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

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

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

脩飾使各當分度

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

君當則可不當則廢

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

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德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德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

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

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

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爲尚

賞讀爵服賞慶以

申重之時其事經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

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潢與湜同大水貌也

生民則致

寬

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

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

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

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

無它故焉

不渝不字剩耳

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

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

突陵突觸字盜竊也

權謀

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

之

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

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

生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

賤之如恠惡之如鬼

字書無恠字蓋當爲恠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桓而

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

日欲同間而相與投藉之去逐

姓之爲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論說之中

之藉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

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子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

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

我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

尚上也使小人在上

位而作威也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若丘甲田賦之類也

是傷國

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

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

厭足也一占反

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

人之有是傷國

啖啖并吞之貌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

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

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

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

詐故

故事變也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

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以不隆禮義爲成俗

朝廷

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

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

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

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

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

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

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

節忠義制職分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

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

使不貪也

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重其秩祿質律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

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

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

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逋逃由質要或

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斂憇而無詐矣百工

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將時斬伐俳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

是也俳與僂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

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楷矣

春秋晏子曰景公之時晏

是也俳與僂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

百工自利矣楷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

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俳其
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俳
亦與此同也

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

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
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
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

而兵勁

然而當爲然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

亂商賈軒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
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梏則器用
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

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
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
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
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悰

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唯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
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
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
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
軫槧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
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源清則流清
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
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
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
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
稱縣而平不待斗斛軫槧而噴故賞不用
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
政今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

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
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
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訃
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
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
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
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
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
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
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
夫有禮則柔從聽待夫無禮則恐懼而自
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
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
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
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輒貧窮而不

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

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

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
臣汝楚莊王好細要故朝有餓人故曰聞
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原也源清
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
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
不可得也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
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
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
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
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
而樂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
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
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
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

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輒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荀子第八

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
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
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
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
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

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

荀子第八

荀子

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瑣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

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溼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

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

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

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

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

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

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

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殼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智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

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
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
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
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乎
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
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
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
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

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
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
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
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
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
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
能無流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
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

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

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

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

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

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

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

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

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

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

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

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

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

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

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千焉是

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
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
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
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
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
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
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
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

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
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齰然兩齒墮矣然而
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
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莫足以舉之
故舉于是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
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
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
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

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

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

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
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
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人
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
音足以填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
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
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
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
齊斷足以拒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
杆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
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人之謂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
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材人愿憇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

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

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

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

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

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

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

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

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

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

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

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

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

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

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貴日而治詳一內

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

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八



